

新馬文藝叢書

地墾新

李過著

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

第
一
部

馬來聯邦柔佛州屬的一個小地方，只有牛車路，公路還未鋪設到那裏。有一條小小的港，流入蔴坡河，這是至蔴坡的交通路線。在港的東北方，約半哩處，有十多家店鋪；這，就是街場。

在街場的後邊，有一片面積不很廣的椰林。在椰林裏點綴着稀稀落落的亞答屋；住戶十有九是墾荒工人。有些是僱主搭的勞工宿舍。

那中間，有座十五路亞答的板屋，裏面住着一批勞工。

屋子裏的兩旁鋪着各可睡八九個人的太平鋪；旁邊釘着兩塊橫枋的架子，算是他們的桌，上面雜陳着一些日常用品。鋪下是一些木屐和藏衣物的箱子。

廚房在這屋子的旁邊，十來塊大石砌成四個大灶，灶上有鍋鏟，旁邊堆着一些木柴，水桶等用具紊亂的陳列着。二排飯桌是用粗糙的板釘成的，約尺來寬，丈來長。桌上是黑膩膩的污穢的積層。

早晨，天還沒有亮，大地是灰茫的一片。

那個被工人們叫他做瘦皮猴的工頭，跑進宿舍裏，用那粗壯而嘹亮的嗓子喊：「快起來，懶豬嘍，上工的時間到了。」話尾還有一些在喉底咕嚕着，而他的手已將太平舖上的幾張薄毯子掀掉。又喊道：「豬囉，還不快點，幹你祖宗三代。」

大家擦擦惺忪的眼睛，伸伸懶腰，暢一口悶氣。

瘦皮猴一走出去，各角落裏就如夏天的蚊子一樣的轟起來：

「整天都是豬囉，幹你祖宗三代，真衰死。」

「你到現在才知道？他要是一天不罵人，他便可以不成爲瘦皮猴了。」

「疲倦得要死！」躲在角落裏的新客——葉鳴，偷偷的對身傍的同伴說。

「番飯就是這麼大粒的呀！做人家的估里處處受人欺，連狗都巴不得多咬你兩口。」鳥槍仔一面穿衣，一面說。

除了新客跑去沖涼外，其他的人，舀杯水漱漱口，食指伸入嘴裏刷刷幾下，又漱漱口；倒些水潑潑臉，手在臉上抹幾下，又在臉上撥些水，張開手掌在臉上一抹，便去喫早飯。

喫了早飯，戴上舊呢帽，拿了茶水瓶和工具，默默地離開宿舍，走向工作地點。

雖然四週還是那麼黑暗，在走慣了暗路的他們，並不覺得怎樣。他們走過一大片種下不久的樹膠園，穿過一個滿是茅草的芭窰，來到一大片荒蕪的大芭。那裏滿是高大的樹，蟠繞在樹上的怪藤，蓁蓁的草。

大家把工具放在一棵大樹下，聽着瘦皮猴分配工作。而後，有執着利斧的，拿着大鋸的，各人走開去。

隨着，砍樹聲，鋸木聲，响澈了這原始森林。

砍了一會兒樹的丁溪，拉起纏在腰間的布巾，抹去滿臉豆大的汗珠，吁嘆了幾下，向四週掃了一眼——沒有發現瘦皮猴；從衣_袋裏_以出烟匣來，拿出一枝晚間捲就的紙煙來，點燃着，懶懶的吐出幾縷灰烟。他又執起利斧來，砍了一陣，覺得人很不舒服，頭暈，要嘔，肚子在絞着，實在耐不下去。他走向烏槍仔他們那裏去。

烏槍仔和葉鳴正在鋸着一株粗大可二人合抱的大樹。他們一個坐着，一個蹲着，一來一去的拉着鋸——全身有規則的一來一去，頭腦有趣的一點一翹，汗珠流出來，綴在潛有黃色的紅臉上，就好像一粒黃中帶紅的蘋果從冰櫃內取出後，那凍結了的薄冰，漸地融解流下一樣。

丁溪走近葉鳴的身旁，像沒骨子似地坐下來，臉色蒼白，兩片青白的唇翹了起來。這時候，葉鳴他們已經停下手，鳥槍仔一面抹汗一面站起來，不知好歹的開起玩笑來：『溪伯，不怕瘦皮猴？』

丁溪沒有回答，他感到奇怪。接着，看出了這位平日有問必答的和善人，面色不對。

『怎樣？溪伯！』鳥槍仔詫異的問丁溪。

『你們有沒有……濟衆水，頭黑暗暈。』

葉鳴趕緊的扶着他，讓他微微的傾臥着。而鳥槍仔急促的從衣袋裏取着一瓶濟衆水來，把濟衆水滲了開水，直向那蒼白的口唇裏灌下。微闔着的眼睛，眨了幾下，隨即伸伸頸項，吁了幾口氣。

鳥槍仔蹲下身去，用力在丁溪的額上擦擦，拉拉他的手，擰擰他的頸項；頸項給一擰，現出紅到黑的血痕來。遠遠的來一陣叱責聲，鳥槍仔皺起眉頭，切齒的說：『瘦皮猴要來了，真是！阿鳴，你扶住溪伯，我去砍樹。免得他沒聽到砍樹聲以爲我們偷懶，又來刮刮叫。』

丁溪似乎也聽到了，眨眨眼睛：『阿鳴，榮發又在罵誰了？』說了，唇微微的顫

抖，好像還要說什麼似地。突然，他翻起身來；可是，他不能站穩，葉鳴再去扶他。

「阿鳴，你去！我自己躺下，免得給工頭罵。你去，快！趁他還沒有看到。」

「不必，溪伯！」在這悽愴的剎那間，他伸手倒一杯開水給丁溪。丁溪接了開水，直灌下喉。

那粗暴的聲音已越去越遠了。烏槍仔放下斧頭，跑來看看丁溪。

「溪伯，好了些嗎？」

丁溪站起來，連忙地說：「好了好了，真是麻煩了你們！榮發沒有來過吧？」

「瘦皮猴已走向那一邊去了。」烏槍仔指着左邊說。

「唔！我要過去做工了，免得再聽他刮刮叫。」

「再休息一下；不然會更不舒服。」

丁溪遲疑了一下，坐在地上，摸出烟盒來，遞給烏槍仔和葉鳴各一枝烟，然後分別的燃吸着。

「瘦皮猴真會欺侮人，看他人瘦瘦的，倒很兇惡。」葉鳴是新客，對瘦皮猴了解得不夠，只能說出一些觀感。

「他樣子兇，其實是惡人無胆。不必怕他！」烏槍仔拔起一根小草，看看牠的根，「他只仗着頭家林榮的勢，林榮又仗他有錢，勾結有地位有勢力的人。我們有理，到他們的手裏也會變成無理。他們就像一羣的芭蛭，合在一起吸我們的血。」

「有地位有勢力的人最看重有錢人，處處照顧他們，縱容他們，所以他們才敢放胆的做。」丁溪嘆口氣，「像林榮，瘦皮猴和白目虎那樣的人，到處都有。這種人到處有，像我們這種受苦的人也到處有。人家說得很好聽，說現在沒豬仔了，做工的人活得好一點。像阿鳴，雖然不是豬仔，和豬仔比一比，也好不了多少！」

「聽說，有好多地方，做工的人反起來，和頭家爭，結果是好過了一點。」葉鳴把他聽到的一點消息，說出來。

「你有沒有聽到有些做頭的人給辭工，工頭們又巴結起來不請他做工，給他走無路。也有些給掛個罪名捉去關。」丁溪年紀大一點，想得多，自然而然的「提水潑火。」

「走無路？有腳就有路；有手就會做事。」烏槍仔不同意丁溪的話，「最要緊的大家要協心，如果各地方的做工的人都反起來，那裏還怕他們？」

「可是，他們有錢、有勢力，還有給他們利用的人；做工的人一反起來不是要吃

虧？」葉鳴停一下，說：「還不如跟他們交涉來得省事。」

「交涉永遠是無用的，人家根本不怕。要理就理你，不理你讓你摸鼻冷冷，會有什麼用？只有反起來，用我們的力量和行動來做才對，才有用的。」烏槍仔堅定的說。

「道理是對，只……」瘦皮猴的叱罵聲打斷了丁溪的話，他改變話題說：「劉榮發又在罵人了，我們還是去做工吧！」

二

丁溪中痧症的時候，聽到的叱罵聲，是瘦皮猴對阿牛仔他們這一羣砍樹仔的人發的。

那時，砍樹仔的有五個人，他們排成一道弓形的陣勢，由芭寮邊那裏慢慢砍起，轉向山坡上來。這時，阿牛仔全身給一羣紅蟻所包圍，被狠命的叮着。他一怒，將那巨大的蟻巢砍掉；然後放下鐮刀，狠狠的向全身各部份迅速的揮掃着。但是，沒有用；那戳不盡的蟻羣，一陣陣的進攻，一羣羣的開到。他全身被叮得熱烘烘，痛癢癢，加上那

被抹死的蟻屍上所發出的臭味，實在難受。他只得逃到沒紅蟻的地方，清理清理身上的紅蟻。

經阿牛仔的一劈，破巢了的紅蟻，全體總動員，尋覓目標進攻。不一會兒，其餘四個人也都搔頭抓腳的跳躡着。阿牛仔不禁大笑起來。

「好啦，阿牛仔，你作弄人還在哈哈笑，改天受罪了不要叫。」矮胖的陳亞經生氣的說。

「你老兄，剛才會笑我，現在我笑回你，不是很公道。有本領就不要跑。」

可是，他們四個人都沒有賭氣，一樣的跑出了紅蟻的勢力範圍。陳亞經賭氣地，將阿牛仔扔掉的蟻巢拋在他身旁；但是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因為巢一經震動，巢裏的蟻都跑掉了，只剩下幾隻。

不能使阿牛仔受苦，陳亞經的氣是消不了的，他號召張成美、田螺、鄭周、臭頭比來算阿牛仔的賬。可是，他的號召力太差了！于是，他獨自過去懲罰阿牛仔。這時，瘦皮猴出現了，接着一陣難聽的臭罵。

儘管他們提出抗議，瘦皮猴一概不理睬，一定要他們回到紅蟻控制的地區去繼續工

作，換個地方也不許。雖然他們全身被叮得熾熱，癢痛，從抹死紅蟻處發出一股辛辣的臭味，真使他們難受。可是『暴君』當前，只得咬緊牙根忍耐下去。

當他們在抗議的時候，瘦皮猴一面咒罵，一面走近去指責他們。這樣，他也走進了紅蟻橫行的地區，受到紅蟻的圍攻；牠們死叮着他，不知是用力或是興奮，是憤恨或是痛苦，尾部都翹了起來。

瘦皮猴被紅蟻叮了，痛得跳起來，用那瘦長的手落力的在大腿上抹，可是紅蟻一羣過了又一羣爬上來，不放鬆他。他馬上逃出，嘴裏胡亂的說些粗鄙的話。

工人們看到瘦皮猴被紅蟻攻擊的窘境，那雙長長的腳在地上舞蹈着的怪態，都不禁好笑起來。

『幹你祖宗三代，做工不做工，將紅蟻巢四處扔……』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又蹲下去，用力的抹了幾抹。

不抹滅紅蟻，給叮得又痛又難受；要抹滅紅蟻，工人看了要笑。于是，他決定暫時走開。可是，又怕工人因為他走開而少做工，所以，臨走開前，還是要威脅一下：『工如果做少，當心我扣你們的工錢。』

瘦皮猴走開了，工人們的牢騷便發洩出來。

「一天做到晚，從天亮做到夜晚，還說做少，做不夠勁！人真的是鐵打的？鐵打的也會蝕。瘦皮猴就是瘦皮猴，不懂人家輕重，一天到晚只想人家替他磨死。扣工錢，幹你祖宗三代，真是生眼睛也沒見過。」鄭周先發牢騷。

「實在說，頭家還沒有他那樣兇；瘦皮猴這樣刻薄待人，來日一定無好死。」臭頭比學咒罵。

「你那裏知道？沒有兇頭家，那有兇工頭？頭家兇在心裏，工頭心裏和外表都兇。所以，工頭看來比頭家兇，實在是一樣兇，或者頭家更兇狠。笑面虎，你會知道？」阿牛仔認真的說。

「要不是欠他幾十元鬼債，真不想爲他做工。」臭頭比憤慨的說。

「你老兄，誰教你欠他的鬼債？好死沒有好死誰知道？看他這樣刻薄，倒要給他一點顏色看。這個鬼，全是吸我們的血；聽說他包倒老港那一塊芭，就平白的賺了一千幾百元。」張成美說了，看看大家的反應。

「要給他一點顏色看，第一大家要協心，同進同退，像紅蟻那樣。瘦皮猴剛才不是

給紅蟻叮到他不敢走近？像紅蟻那樣才是辦法。』阿牛仔一說完，田螺沒考慮的說：

『不必別的，先揍他一頓，看他敢不敢。』

『少年人總是沒有想，單是揍他有什麼用？你要知道，這裏是紅毛①管的地方，一切照魯法②行。你打他，要坐牢，又何必呢？只要他多給估里工③就好了。爲什麼要多惹是非？』陳亞經轉動他那肥頸向四週看了看才說出來；看樣子，像是害怕什麼似地。

『人家不講天理良心，我們又何必講謙讓？讓人要有分寸，忍也要有限度，不然只有永遠做牛馬給人騎。……』

『幹你祖宗三代……』一聲愠怒的聲音從山坡的另一邊衝過來，打斷了張成美的話。那聲音，接下去是：『一棵樹倒半工，是怠吉寧仔工④嗎？』

①紅毛——白種人，這裏指英國人。

②魯法——法律。

③估里工——工錢，薪水。

④怠吉寧仔工——吉寧仔工是指印度勞工，因爲他們工作怠慢，不積極，所以一般人用來指那些工作怠慢，不積極的人。

「幹你祖宗三代！」成美學了一句。

三

瘦皮猴的剝削和壓迫的手段，很使工人憤慨。他們都想早日脫離他，去替別人做工或積點錢自己討塊芭來種植。可是，工資微薄，收入有限；却要寄家信，在那多瘴氣的地方工作又多病，要看醫生吃藥……瘦皮猴又不給工錢，要東西，必須到他開的店去記賬，任他去算去剝削，七除八扣，剩下的工錢只一點點，債還還不清，那有能力積蓄？債未還清，瘦皮猴是不允許工人去替別人做工的；別人也不敢僱用。要逃走或是賴賬，也逃不出瘦皮猴的爪牙白目虎的眼綫。所以，債未還清，無論如何是逃不出瘦皮猴的剝削。

他們多次向瘦皮猴提出要求：增加工錢；可以拿回工錢自由買東西等等。都不被接納。

這一次要開闢的那一塊新芭地，他們知道是比往常的難闢，而且多瘴氣，還有毒

蛇、老虎等足以傷人的猛獸；這種要出更多勞力又要冒險的工作，他們堅持要提高工錢才肯去做。

瘦皮猴起初不肯，但是他們團結一致，不加工錢不去砍那一塊芭。雖然，瘦皮猴威脅，肯去做的也只有陳亞經一個人，就連瘦皮猴認為最可欺的新客葉鳴、老人丁溪也堅持着工資問題非解決了不去做工。

經過二三日的商酌後，瘦皮猴才肯增加工資：每人每天增加五占錢。雖說是增加了，但和別人比較，還是便宜了些。至於保護方面，瘦皮猴願一面監工，一面負起保護的責任。烏槍仔他們對於瘦皮猴的所謂保護，深不以為然：『他那麻雀胆的人會保護人我才不信；他連自己都保護不了，怎會有能力保護我們？』

壓住烏槍仔這話的是：大家都以為，事實上也許不會那麼的可怕。

開工的那一天，阿牛仔在落力砍着一條約有七八分直徑的籐葛時，被另一條斜紮在旁邊的籐葛所擋住，籐葛一搖曳，躲開刀鋒，刀鋒便滑下來，砍進他的食指，中指和無名指上，鮮血不斷的流出來。雖然經丁溪用一大撮的紅烟緊緊紮住傷口，但血總是從傷口冒出來。後來，烏槍仔出主意，把傷口上截緊緊紮住，然後再紮住傷口，血算是少流了點。

當他們在爲阿牛仔紮傷口時，瘦皮猴在埋怨大家：既加了工錢，又不努力，一點小事圍了幾個人，爲什麼不去做工？阿牛仔的傷口經包紮好了時，他又要阿牛仔去工作，不許他休息。因爲『那一點點傷算得了什麼？』

工人都劇烈的反對，以爲手剛受傷止血，如去砍樹，一經震動，血會再流出來，要止血又難了。而且，也做不了多少工。如果時常要人去替他止血，損失更大。瘦皮猴終於想通了這利害關鍵，不再強要阿牛仔去做工，只是狠狠的瞪着阿牛仔出氣。

『你老兄，頭一天就有不吉的兆頭，真的！』丁溪憤怒的想着。他雖然不願意坦率的說出來，但腦子裏總是盤縈着一些使他心悚而厭惡的幻想。

葉鳴看看受傷的同伴，滿地的血跡，心裏不覺酸溜溜的打着寒噤，且惡心得快要嘔出來。幾次張口要吐，但總是『兒』的一聲了結。

張成美看見瘦皮猴負着槍在東走西跑的指揮着，滿口的污語和不必要的吶喊，忿怒的罵道：『瘦皮猴，只會耀武揚威，不怕別人的生死。』他狠狠的瞪着瘦皮猴的背影。

鳥槍仔本要發作，看看在發牢騷的張成美，滿意的笑了。這倒弄得其他的人莫名其妙。

四

依照一般的習慣，無論砍什麼芭，第一天算是開工日子，除了安奉大伯公外，只是砍幾棵樹以紀『開工大吉』，便算完了今天的工作。然而，瘦皮猴偏又違例，一定要工人多做一點。這在他們，原是不甚計較的，但是，今天同伴受了傷，他又偏要延長工作時間，就免不了要激起他們的反感，有的甚至光火了。然而，瘦皮猴的火氣比他們還要大，大家只得忍耐下去，以免在這個日子裏鬧得不像話。然而心裏是不舒服的。

午飯時，阿牛仔覺得頭暈，喫東西會想吐；只是靜靜的躺在樹下還可以過。被砍着的那一隻手，因為脈膊和手指被紮住，一直的麻痺着，有時偶爾會抽搐幾下，這也是很難受的。

午飯後，瘦皮猴還要大家做二點鐘，這違例而苛刻的要求，終於激起了工人的憤怒。『榮發哥，這是破例的，你懂得？而且阿牛仔也得早一點給醫生敷藥，你還要我們再做二點鐘，無論如何我們是不做的？』張成美說時儘量抑住燃燒着的怒火，但是表情